

北大荒作家文库

# 天涯芳草

丁继松  
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# 天涯芳草

丁继松\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涯芳草/丁继松著.-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

2000.7

(北大荒作家文库/窦强主编)

ISBN 7-80639-377-3

I. 天… II. 丁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4588 号

《北大荒作家文库》

天涯芳草

主 编/窦 强  
副 主 编/赵国春  
责 任 编/刘培杰  
本卷作者/丁继松  
封 面/张 和  
版 式/平 山  
出 版/哈尔滨出版社  
地 址/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 
印 刷/佳木斯市劝业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 
发 行/哈尔滨出版社  
开 本/850×1168 毫米  
印 张/8  
字 数/160 千字  
版 次/2000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 次/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/1~1000 套  
书 号/ISBN 7-80639-377-3/G·73  
全套定价/198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调换)

# 文学走进新世纪

——《北大荒作家文库》序言

韩乃寅

这几年来北大荒文联连续出版了几套文学丛书。继1998年《北大荒文丛》问世后，今年在跨进新世纪之际，又编辑出版《北大荒作家文库》。这套丛书的作者，有坚持在北大荒辛勤笔耕40余载的老作家；有生活在基层长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中年作者；还有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文学爱好者。这套丛书体现了北大荒老中青三代文学创作的成果，因此，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。

《北大荒作家文库》，有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等门类。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，不同的方位反映了北大荒这块土地在漫长的岁月里的开发、孕育、成长和变化；反映了广大垦荒者怀着满腔热情艰辛的开拓和无私的奉献。

丛书的作者大部分生活在基层，他们是啜饮着黑龙江、乌苏里江的水成长起来的，他们和黑土地相依相伴数十年，有着浓浓的乡情。读了他们的作品就是读了一代垦荒者心灵和命运；就是读着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。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中的某些作品，是以作者独立的、独有的见解，不回避苦难，不掩饰矛盾，突破旧的思维定势，因而使人感到眼目一新。

北大荒文艺发展史上，曾经出现过两次文学创作高潮。两次高潮中曾涌现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。有的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积极的影响。1997年，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，又提出在改革开放时期，实现酝酿第三次文艺创作高潮。这套丛书的出版，就是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实现第三次文艺创作高潮的具体行动，是北大荒文学走进新世纪的脚步。可以这样说：“我们正在实施一个文学创作的系列工程。”

唐代诗人韩愈曾有诗曰：“草树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。”在千禧之年的北大荒文艺创作形势，正是可以用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这句诗来概括。

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作家、文学工作者，满怀激情地走上新世纪的北大荒文坛。

目 录

---

第一辑 散 文

- 3 感受阳光
- 7 走过黑土地
- 11 胡杨,塔克拉玛干的骄傲
- 14 我的朋友热衣木
- 17 往事如歌
- 20 苦涩的记忆
- 27 艺缘
- 31 再写聂绀弩

- 35 魂归黑土  
38 难忘的行程  
41 荒原轶事  
45 云山之恋  
50 宁古塔怀古  
55 往事并不如烟  
59 走进军营

第二辑 小 说

- 71 还乡记  
81 小草青青  
89 孟浩然升官记  
100 天涯芳草  
110 和大道平行的小道  
119 皇天后土  
168 潜入香港  
196 后记

美丽的雨花石，是在  
阳光的抚摸下，才发出七  
彩之光。

---

第  
一  
辑  
  
散  
文





## 感受阳光

这个主题暗暗地藏在我心中多年,但一直未流向笔端。当我握笔时,正是一个大好的晴天,窗外,好风和静,阳光给大地铺上一层闪亮的薄金,杏花刚刚开罢,空气仍留着几许残红。

我曾设想过:如果我有一天独自走进一间无窗无缝的暗屋,窗外阳光明媚,但我却被黑暗吞噬,给我的是恐惧、孤独甚至会在重重的郁闷中死亡。

这时,能突然见到被德国诗人海涅称之为“绯红的小球”的太阳,太阳射出来的光芒,驱走江河从冰的凝固中融化,一泻千里,那该是多美的世界。

一位作家说:“人生只有三分半钟,一分钟微笑,一分钟叹息,一分半钟享受。”最幸福的享受是阳光的抚摸。此刻,你会体会到在太阳底下生命的自豪、壮丽,生活是多么美好。

我最爱看的是太阳刚刚从沉睡中睁开眼睛的初生态:日出。

日出是天体运行的自然现象,它是如此感染人、诱人,那是由于它第一次发出的光和热和浓郁的色彩,倾泻到蓝色的地球上。

读过不少有关日出的文学作品,印象最深的是明代末年一位大和尚钱邦芑的《游南岳记》。他在衡山祝融峰观赏日出时有一段

细腻的描述：

“东方雾中一线霞裂作金黄色。由南亘北，直视万里。少时渐巨，炫为五色，正东赤火艳尤鲜。更待之，一轮血紫从层云底奋勇而起，光华万道。围绕炫耀，大地豁朗，心目俱爽。”

和尚在这里精彩地描绘了祝融峰观日出的全过程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外出的机会增多，我曾在我国版图最东的乌苏里江边的乌苏镇看过日出的景色。

北方的夏天天亮得极早，凌晨3点钟天已大亮。乌苏里江被一层青色的雾气覆盖。一会儿，半块弧形的红色圆斑从江的远处一线灰色的光带中露出来。红斑越升越高，将飘浮在江面的如蝉翼般的雾气驱散，空气染成一片粉红，大地、森林、沼泽醒了。

后来，我又在我国国土南端的海南岛三亚海边，观看太阳从南海波涛中跳出来的景象。在海边看日出是很壮观的，眼前是躺在曙色微明中的大海，早晨的海水是墨蓝色，带着咸味的风拂在脸上。不久，在远处海面上浮着一道亮光中绽出一抹红光，划破绀紫色的天幕，红光渐渐地扩散、浸漫，一个赤红得耀眼的火球，从海水中跃起，似乎还是湿漉漉的，于是清澈的天宇和浩瀚的大海在阳光下欢腾。

只有太阳升起，人间才开始新的一天。在海风的呼啸声中，我耳边响起斯特劳斯的《日出》的旋律、浑厚的音乐语言，叙述着生命深处的震动与冲击。

江边观日出与海边观日出感受是不同的。在海边领略到的是海的博大，天的宽宏，能听到宇宙在呼吸，人和阳光融在一起；而在江边看日出，只是觉得清丽、宁静，有一个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小小空间。

人们渴望太阳，热爱阳光，无论从古老的文学演绎或是原始岩画的形象，都记载了人类这一朴素的愿望。如果说观赏日出是世界进化论的开端，那么看到西垂的落日，则多少引起一丝淡淡的悲

凉。从日出到日落在正常的季节里仅仅是十几个小时。这短短的时间跨度，匆匆的时光流逝，给人们多少启迪！太阳是永恒的，它的光芒即使在黑夜的遮掩下也常留人间。我想起了梵高的画《向日葵》，并不是这幅画标价 3900 万美元而受到宠爱，而是喜欢那充满阳光的强烈色彩。你看到那朝着太阳飘逸的朵朵黄花，犹如明亮的珍珠，难道不是一种美的遐想？更重要的是记录了画家自焚的热情。梵高，就是一颗燃烧的太阳！

从梵高的画使我又联想到年青诗人雪莱写的那首《阿波罗之歌》。他以泛神论的观念，将阳光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。他对太阳的颂歌是对一切光明、正义、真理的礼赞，表现了人对黑暗的鄙视和憎恶，对光明理想的追求。在这里，看出了太阳无比的威力。作为正义、力量的化身，它的光芒射杀奸伪与欺诈，为善良、美德呐喊。一位先哲曾愤慨地说过：“阴暗的人是惧怕阳光的”，太阳光芒仿佛是一把利剑，将人们内心世界的隐秘，一缕一缕地挑剔出来！

和煦的阳光啊，你哺育着绿色大地，赋予天上人间永远的光明，因此，人们在企盼太阳能在苍穹中永远不落，永远将光和热赐予地球。在中国的神话篇里，无论是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，骑着强悍骏马的夸父，或是手持神弓神箭的后羿，都是为了让太阳永驻人间。当然，夸父逐日是一个悲剧，他手持木杖追赶太阳，终于在太阳落下的地方禺谷追到了，然而英勇的夸父也因渴累而倒下了。

神话中的夸父形象，在叩击着我的心灵；善良的子子孙孙，追求光明是要有牺牲的。

有一年我到黑龙江边的漠河看北极光。漠河的纬度是 53 度，被称之为中国的北极村。那里的夏天常常出现绚丽的极光。我去的时候是夏至前几日，正是白天接受阳光最长的时候。下午 7 时我环视窗上，只见一轮红日仍挂在西边半空。我到黑龙江边转悠，江上有一群孩子嬉水，一看表已是晚上 8 点多了，按照内地的生活秩序，此时已经是夜幕低垂，灯火通明了，但在这里却是市坊间最热

闹、活跃的时刻。我向西边天际望去，地平线上涌起一堆云彩，天空仍是那么明亮，淡淡的阳光洒在一排排“木刻楞”上，直到夜间10点多钟，太阳才迟迟地落入大江，大地开始变暗。但是三四个小时以后，太阳又从东方一跃而起。幸福的漠河，一天接受19个小时阳光的抚摸。

人，依恋太阳，就像儿子依恋母亲。罗曼·罗兰在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一书中，塑造了克里斯朵夫的形象。在克里斯朵夫即将撒手尘寰时，嘴里仍在叨念着“看不见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了。”他在奋力攀附着生命的边缘时，仍未忘记给人间带来温暖的阳光。

他们都在呼唤着太阳！

又是一个黎明，太阳从大森林的背后升起；从乌苏里江上升起；从阿布沁河谷升起；从我们的心灵中升起。那一片耀眼的赤红像是千万张舞动的旗帜，金色的光芒在驱动着我匆匆的脚步。

## 走过黑土地

如果说，回忆是一种重逢，那我就是从回忆中走进当年热血沸腾又是芳草如茵的世界。

那年，从军营脱下戎装，走进黑土地，正是一个沉重的春天。

我立足的这片土地，被滔滔的黑龙江抚摸着。初春时节，黑龙江挣脱了冰雪的束缚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活跃、欢腾……

江边是一条泥土小路，小路一直伸向一片连一片的桦林深处。这条小路我太熟悉了，桦树树皮上那些像眼睛似的花纹，路边上褐色榛柴棵子，都留在我记忆里。

穿过桦树林是一块像铺着坑坑洼洼绿色地毯的塔头甸子，从水草甸子里不时飞出蓝绿色翅膀的野鸭。

在塔头甸子与逶迤的丘陵之间有一块开阔地，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。那天傍晚，一位中尉军官站在一个土堆上，用手画了一个圆圈，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家。”

大家兴奋而又迷惘地问：“家在哪儿呀？”

中尉笑着说：“未来，不会遥远的。”语气中透出了坚定和自信。自信，是很重要的，它是心灵中的绿洲。

人们从中尉的神情中飘落了一个温馨的梦。

后来，我们对黑龙江熟悉了，夜间睡在窝棚里还能隐隐地听到江水冲刷江岸的轰鸣声。黑龙江有一条江叉子绕过桦树林一直流到我们身边。江叉子水流平缓，清澈得像一泓醇酒。晴天，水面泛着淡淡的蓝光，铺满说不出名字来的水生植物，还有野生的莲花，野莲与家莲相似，只是花瓣略小。粉红色的花瓣飘在水上，清晨，花瓣上沾着露水，在阳光下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。

随着大批垦荒者的到来，黑龙江躁动了，喧闹了。一顶一顶蘑菇状的军用帐篷簇拥着形成一个村落，每天清晨太阳刚刚露面，帐篷周围就飘散着蝉翼般青色的炊烟，井轱辘把转动了，马车吱吱呀呀地从烟雾里赶上了小路，车老板的鞭子在半空中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生活，从这里开始了。

为了生存，也为了建设属于自己的“家”，在开阔地上一座一座“人”字形的“马架子”无师自通地建成了。这种房屋的结构极其简单，竖几根木桩，砍些树条子，再拉上草辫抹上泥就成。远远看去仿佛是一座座小小的金字塔，在夕阳的辉映下闪着金光。住在“马架子”里会使人想起列宁在俄国革命前流亡西伯利亚，在拉兹里夫湖畔一间也属于“马架子”之类的草屋前，埋头疾书《国家与革命》一书的情景。“马架子”在中国建筑史上也许没有任何记载，但在那如歌的岁月里，它确实孕育着共和国拓荒者壮丽的事业。

岁月就像黑龙江水那样无情地流淌，额头上刻下了更多的年轮，黑龙江毕竟是骄傲的，目睹过沧桑变迁，物换星移。19世纪末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在黑龙江上航行过，他是从石勒喀河进入黑龙江的。这位以擅长写短篇小说的作家是这样描写黑龙江的：

“这就是阿穆尔河<sup>①</sup>，岩石、峭壁、森林、数不清的野鸭和各式各样的长嘴精灵……”

<sup>①</sup> 阿穆尔河：即黑龙江

他还说：

“欣赏到了如此多的美景，得到了如此多的享受，即使现在死去，我也不觉得可怕了。我爱上了阿穆尔河，我真想在这里住上两年。又美丽，又宽阔，又自由，又温和。”

契诃夫是第一个赞美黑龙江的人，但是他却没有看见这里的贫瘠和遭受哥萨克的杀戮、滴血留下的创伤。

一个多世纪以后，黑龙江还是从石勒喀河的源头流出；还是有着“数不清长嘴的精灵”；还是那么宽阔和温和。然而它南岸的土地却像核裂变那样起着变化，从古老的容颜中绽出青春，如同在大地上铺上一张白纸，拓荒者在一层一层地涂上亮丽的色彩。

在中国的古籍上，对于这片土地都是用“苦寒绝塞”、“漠漠大荒”这样令人发怵的语言来描写它的荒凉、寒冷。努尔哈赤的后代为了保持满族发祥地的完整，颁发了严禁汉人出关开垦的禁令，致使这片土地处于原生状态，饥饿、穷困像瘟疫一样袭击着这里的生灵。三百年前一位受康熙皇帝派遣到俄国谈判的法国传教士，在他的旅行日记中对黑龙江流域的土著居民是这样描写的：“面前憔悴的那乃人<sup>①</sup>，用貂皮、烟草向从江上来的满洲商人换回一点点盐”。后来，黑龙江北岸的罗刹人手持来福枪，仅用一瓶劣质白酒，廉价地从居民那里换回5张貂皮，比满洲商人更加残酷。

历史就是这样告诫着我们民族宽厚的子孙。

黑龙江下游有一座辽金时期留下来的兀惹古城，从废墟里出土残破的犁铧碎片，证明了已经经历了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铁器时代。依靠笨重、粗陋的犁杖的农耕方式，却一直延续到人类跨上月球的时代。直到70年代末，大洋彼岸的机械文明之风掠过黑土地时，人们才开始从封闭的屏障中沉思。那是兀惹古城的藐视，也是对历史的挑战。贫困嘲弄着古文明的岁月，终于被黑龙江的波

<sup>①</sup> 那乃人：即赫哲人



涛冲刷了。

黑土地从古老的躯壳里走了出来，它看到的是孕育着丰收的绿色和金色，铁铸的犁铧被涂着褐绿色庞大的机械所替代，生产力的船帆被温和的暖风吹送着，感应到的是快速节奏大潮的涌动。厚实黑土地不再是面对着寒星孤月，冷雨凄风，它每年都在共和国的丰碑上镌刻着一串火红的数字。那是我们古老的国度的血脉之源。

我又想起几十年前那位中尉军官的话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家”。这是充满浪漫色彩的预言，他指的就是这片充溢着生机、活力的土地。倔强的子孙们正在实践……

逝去的已经逝去，未来正在缔造。